



责编 崔 燕 李 魏 美编 金 琳 审读 李 斌 排版 韩 婷

◆王太生

中年人的房子

中年人住的房子，造成一条船的形状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一间中年人所喜欢的房子，与船有关。

它虽看似暂时静止的状态，却有水的流绪，水的潜流暗涌，思绪的扑打，走神之间，心思在远方。

一间房子，或厅屋，人居其中，散淡如菊，该如何赋予它静中有动，神思飘逸如行云流水的情韵，让它移动、游弋？那就把房子造成一条船的形状，想象它会飘起来、行起来。如果有风，它能疾驶，使岸和树木后退，且渐行渐远，直至朦胧。抑或，来一场洪水，把想象的房子从上游飘到下游，被卷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更阔大的世界。这时候，房子就像玩具，有大风大浪，会把它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。

人生最初的旅行，是从坐着的一条慢船开始的。一条缓缓飘来的船，异乡的风景像一幅油画徐徐打开：河畔雨后清新的草木、水中漂移的什件、岸上张望的人，稻田里金黄色的稻穗，随着光影转换，忽明忽暗……

房子是固定的，只有船才能左右摇晃，漂浮在水面上。把房子想象成是一条船，那是他潜意识里有漂泊的情怀。这样的“船”，在旅行中常常遇到。

我在郑板桥故乡，就遇到这样一条“船”，泊

在时光里，四周是一片斑驳的树叶光影。“李园船厅”，房子被设计成一条船的形状，被一根无形的光影绳索，“拴”在一棵百年广玉兰树上。四周回廊，变成甲板，最明显的地方，是栈桥，一块无形的跳板，将房子与整个园子相接。房子的主人哪儿去了？不知何时解缆启航。

人的潜意识里有漂泊的愿望，住在房子里，不免东张西望。房子有墙基，把房子想象成一条船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这时候，主人坐在室内气定神闲，就有清风明月入“舷”窗，那一扇扇方格木窗上，点染紫藤、桂花、腊梅、黄杨……枝头花影的疏疏写意。

江南园林多船厅，主人胸有丘壑，亦有无法释怀的情结。

苏州畅园，园不大，咫尺天地间“藏”着一条船。这是姑苏城里，老巷深处玲珑的迷你小园之一。园子中间凿池，四周绕以厅堂、亭廊假山，古朴雅致。曲廊通船厅，这条“船”，侧舷临水，是泊舟归岸的情态，人在厅中，恍若有水光波影，粼粼映舷窗，清风徐来，水波微兴。此时“花如解语应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，无声流露出园主人似要洗去衣襟尘浊，散淡隐逸的心境。

松江醉白池，沪上古园林之一，明代画家董其昌畅咏之所。大师在园内建造“四面厅”、

“疑舫”等建筑。疑舫，顾名思义就是疑似一条船，看上去像一条船，等待着主人拨篙开航，或远行，董其昌营造的实际上是一间船厅，这座似屋非屋、似船非船的明代建筑，“舱门”呈八角形，从“舱门”走入，前为书房，后作卧室。南北有窗，南窗外有小天井，叶状洞门与外相通。北窗临水，似有汨汨水流声，确似表明主人虽悠闲地坐在船厅，却是身未动，心已远。

家是一条船，远离岸上的阑珊灯火。寂静时，在玄想的船头垂钓，鱼在水中吐一串气泡，胸有潺潺流意。

扬州何园的楠木厅，主人内心深处也有船的意象。客人来访，“岸”上唱和寒暄，先登“跳板”，再上“船”，主人早已在宽敞的大厅里迎候，洵好碧绿的蜀岗茶，相扶落座。

我到古城，不止一次地访老园子，空阶庭院，鸟声寂寂，中间一行甬道块石铺就的木跳板，引人入胜，两旁空地用站立的青瓦和鹅卵石铺就，显得“波光粼粼”。这样的房子，更多地注入水的流动，浪花的跳跃元素。问一声主人安在？由岸上到船上，室内几把凝重、疏朗的荸荠色楠木座椅，了无浮尘。厅门上一副楹联“月作主人梅作客，花为四壁船为家”，主人早已去沪上学，人刚走，茶微凉，空留一院寂静萧瑟。

由“冒”而“茂”的胶东小戏

段。一般来说，冒肘鼓中的“冒”，指的是一种演唱的技巧，即演唱到尾句时，会将尾音甩上一个八度，拔一个特别高的高音的同时也往往有拖腔，来加强情绪的渲染。这种唱法被称为“打冒”。冒肘鼓的变化当然不止这一个打冒的尾音，而是一系列的，像伴奏中也融合了柳琴戏演奏的一些乐器，女演员也开始出现在舞台上。

随着演出的增加，冒肘鼓艺人也向其他剧种学习，戏曲的旋律线条更加开阔，音域更加宽广，唱腔与行当更加丰富，也更加性格化。戏曲音乐的板式变化逐渐增多，乐队编制也越来越大京胡、京二胡、月琴、唢呐、笛子等乐器都加入进来。到了20世纪初，青岛成长为胶东地区的新兴都市，周边的冒肘鼓戏班也开始在青岛市区演出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，茂腔艺人们整理出了现在茂腔的看家戏“四大京”，即《东京》《西京》《南京》《北京》和“八大记”《罗衫记》《玉杯记》《绣鞋记》《火龙记》《金簪记》《钥匙记》《风箫记》《丝兰记》。

此时的冒肘鼓已经初具戏曲各种要素，成为了胶东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剧种，人们对其的喜爱之情已经不亚于京剧和梆子。冒肘鼓虽然广受欢迎，但是在解放前，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，不登大雅之堂。艺人们常在大鲍岛、西大森、第三公园等地方露天演出。虽然条件恶劣，由于百姓喜爱，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的戏班，像共和班、丁家班、顺和班、同乐会、宿家班、李家班等。

B面的人生

事和深刻的题旨，却总在不经意间传达了一种乐观诗意的人生观。也许这正是B面人生其中的奥义和妙处。

认识你自己。这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句箴言。人贵在清醒深刻地认识自己，哪怕这个过程要历经许多年、许多事。但即便经山历海，当人生的真相扑面而来，我们才能从容不迫，淡然处之。这并非妥协，也绝非失败，而是包含着伟大的自然法则的平衡。A面的人生可以让我们抬头就看得见炽热的阳光，让我们抬脚就能走进世俗的名利场，但喧嚣和热络归于平静之后，

这些厅堂和屋舍，如船静泊。似静非静，似动非动；欲停未停，欲行未行，有主人隐秘的心思。

人在陆地，住在房子里想到水，水的流意，使神思而致千里。居船上，或坐或卧，或读书或饮茶，舟摇水晃，水气空蒙，这样的房子是特别适合中年人的，年轻时的激情犹存，又有渐稳的持重。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手脚虽受羁绊，梦想尚未泯灭。

江浙一带的寻常巷陌，小城故事与私家宅第有关。年轻时参观古宅，是走马观光，惊鸿掠影，太多地在意建筑精巧、房前屋后、亭台楼阁、绿草花窗的氛围情调，而疏漏曾经在这座房子里住过的人，未免品茶而没有品出真味道。

其实，大多数隐者内心并不平静，心有惦记、牵挂，不能释怀。漂泊的房子，更像一个人的梦，是身体的归宿，灵魂在流浪。

船的全部意义，是负重、远行。显然，这样一条搁浅的“船”，是依照一个中年人的心思所建。中年人为什么喜欢船？船的到来，船头开一簇清冽的水花；船行远去，船尾挟起静静的水波，只剩那一片渐渐模糊的帆影。它静静泊在浅草闲花的岸边，等待又一次的击水远行。

在花意喧闹的园子里，泊着一条船。主人沉浸其间，希冀着撑篙离岸，随时升帆起航。

◆张延军

一片树叶落到地上

秋风萧瑟。小城的街道上，落满了大大小小、宽宽窄窄、圆圆长长、绿绿黄黄的树叶，有法桐叶，柳树叶，槐树叶，构树叶……

“哗啦，哗啦”，天还没亮，就有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落叶了。在环卫工人眼里，不管有多美的树叶，落到地上都是垃圾，得及时打扫了才是。

然而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在我们乡下孩子们的眼里，落到地上的每一片树叶，那可都是宝贝呢。那年月农村缺粮少草，没有煤炭，也没有液化气，不少农户，靠拾草垛树叶贴补柴火短缺的困境。

那些情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风吹叶落，天还没明，就一骨碌爬起来，到沟边湾沿，用小笤帚扫树叶，有柳树叶，槐树叶，还有杨树叶。那碗口大的白杨树叶，是我们的最爱。因这种树叶，不管是在树上、还是在地面，风一吹，哗啦哗啦地响，我们叫它“哗啦叶”。遇上刮大风，我们会起得更早。扫树叶的人多了，我们就抢占地盘。扫的树叶篮子装不下，我们会到生产队的场院边上，扯几根半干不湿的地瓜蔓子，一头横挂一节树枝，一头竖接一段细树条，用来穿树叶，树叶穿成了一条长龙，我们背在身上，得意洋洋。

有没有不让扫落叶的地方呢？有。在莱州市郭家店小草沟的银杏园里，那落下的树叶被人当作宝贝，是不能随意扫的。一片两片三片，落下的树叶多了，竟然成为独特的风景，令人惊叹。

多年以后，想起这片树林，想起那满地的落叶，我心中依然向往。于是，深秋的一天上午，天空飘着朵朵白云，我和几位文友走进银杏林。几排银杏树高大挺拔，整齐排列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。天空中，金黄的银杏叶密密匝匝、遮天蔽日，有风吹过，树叶微微抖动，似水波荡漾，不时有片片树叶，婀娜着悠悠飘落下来。地面上，树叶几近盖地，有的落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，闪着温暖的光芒。

走着走着，满天的白云散去了，太阳出来了。站在银杏林里，金黄的阳光一道一道，从天空中或横斜下来，或直插下来，交相辉映在黄绸缎似的树叶上。近，是太阳晕染的金光；远，则是一片斑斓而朦胧的七彩光圈和光晕。一行人显然是被美艳到了，都安静地欣赏着美景，升华成意境，构思起佳文。过了一会才想起拍照留念，把这仙境般的美景珍藏下来。

一片树叶，春天，它在树上刚发芽时，毛茸茸、绿翠翠的，给人以生命的希望。夏天，它在和风的吹拂、暖阳的照射、大地的滋养下，伸展成长开来，给人以梦想的憧憬。秋天，它从树上落到地上，或成为柴火，或化作春泥，或供人观赏……直到生命完全消失。它去了哪里呢？它在冬冬里孕育，孕育出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◆张 彤

茂腔是山东的一种地方戏，流行于胶东地区，尤其在青岛的胶州、胶南（现属西海岸新区）以及潍坊的高密、诸城等地深受百姓喜爱。俗语说“茂腔一唱，饼子贴在锅台上，锄头锄到庄稼上，花针扎在指头上”，可见这种地方小戏的魅力。

茂腔的形成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，虽然她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，但总体上大家都认可的是茂腔经历了肘鼓子——本肘鼓——冒肘鼓——茂腔这样一个发展过程。

肘鼓子是一种古老的曲艺演唱形式，因演员在演唱时用肘部击打太平鼓而得名。肘鼓子只能算是戏曲的前身，而且并不局限于胶东地区，大约在清道光年间，肘鼓子与胶东地区的“老拐调”结合，形成了“本肘鼓”，改变了原来简单的说唱形式，而大体形成一种戏曲形式。

原先，肘鼓子演唱时没有旋律的伴奏，只以单皮鼓、锣、钹等打击乐器击打节奏。本肘鼓的演唱与伴奏都较原来复杂得多，两三个人已经无法完成，于是便出现了小型戏班。这些小戏班大多是由七八人甚至十来人组成，每个人还往往会身兼数职，乐手也会上台唱，而唱完了的演员也许会再加入乐队里。这样一来，演出的过程中，这个小戏班中的每个人都都很繁忙，因此人们戏称其“七忙八不闲”。

清代的同治年间，流传在胶东一带的本肘鼓，又进行了一场重大变革发展到了冒肘鼓阶

◆孙 洁

三面葱郁环碧海，一山高下尽红楼。站在信号山公园的山头上，俯瞰老城区的人潮涌动，红瓦点缀在绿意葱茏之中，远处的海与雾氤氲蒸腾。是的，没错，岛城的旅游旺季又到了。

到处都是人流和车马，网红打卡地和文化名人故居前站立着各式各样娇艳明媚的女孩子，用镜头记录着最好的青春年华。这也是岛城最好的时候，开客棧的、做奶茶的、卖咖啡的、做海上娱乐项目的，通通门庭若市，大家都有了自己的营生，每个人脸上都有幸福的汗水，这是岛城的A面。

大约是7点半吧，又或许是8点钟，街上就一下子清静了下来，喧嚣和躁动仿佛同一时间随着夏日的热浪蒸发殆尽，岛城的B面开始渐次浮现。我还在诧异于身边涌动的人流都去了哪里，静谧就悄然包围了我。这时候的老城恢复了平素的秩次，此时我刚从信号山拾级而下，逛走到基督教堂，薄薄的夜色掩映下，这里显得更加文艺和神秘。

蓦然回首，我在老城工作生活了近十年时光，这里的每一个清晨和落日都有我的参与。从东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脱身，我从一开始的不适到融入再到热爱，这里面是一个漫长囫圇却又无比完整的成长过程，是一种认清生活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。

这就是B面的人生。读汪曾祺的散文《人间草木》，开头是他的儿子汪朗给他写的序言，里面提及一事：如今颇受读者喜欢的《葡萄月令》竟曾被编辑退过稿，但汪曾祺并未因此灰心丧气，而是继续潜入生活，过好自己的B面人生，并忠诚地书写着他所感兴趣的这一切。他的人生并不平坦，但他却并未因此沉沦、抱怨、控诉；即便后来大器晚成，身处名利场，他依旧超逸、洒脱、旷达。读他的散文，没有厚重的叙



◆何效东

留得枯荷听雨声

公元834年，李商隐应试不中，投奔时任华州刺史的李叔崔戎。第二年，崔戎调任兖州观察使，刚到兖州就病故了。崔戎对李商隐不仅有亲戚之情，还有知遇之恩。崔戎的两个儿子崔雍、崔衮和他也是情深义重。

竹坞无尘水槛清，相思迢递隔重城。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

这首《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》，意境甚高，虽然写了秋亭夜雨的景色，历历如画，但它并不只是写景，而是一首抒情诗，寓情于景，借景抒情。“宿骆氏亭”所见所闻是“寄怀”的凭借，“相思”二字微露端倪，后两句暗藏彻夜不眠之意，诗人的思友之情暗寓其中，以景寄情。意境清秀疏朗，而蕴涵其中的心境又是极为深远的。

全诗用笔极为简练，以竹坞、亭槛、流水、枯荷等普通的景物，经巧手一缀，便勾勒出清幽绝妙的意境，把对崔雍、崔衮两兄弟丧父之悲的同情以及诗人的寂寥之感含蓄地传递出来。连绵秋雨敲打在凋零的荷叶上，与羁旅漂泊的情韵，使人联想到凄冷的人生风雨，诗的独特之处是字里行间渗透着李商隐凄苦身世的主观感受；它不用典，构思缜密，素洁含蓄。

风过处，荷叶簌簌作响，犹如秋雨敲打着枯荷，一声声送入耳畔，并撞击着心胸，刹那间李商隐百感交集，怀念亲友的相思之痛，自己身世的冷落之感，遭际不遇的惆怅都涌上心头，使其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并通过对崔雍、崔衮两兄弟丧父之悲的同情和相思以及诗人的寂寥之感，勾起无限丰富的想像。

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简洁、精练、传神，堪称全篇点睛的神来之笔，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。落雨时，枯荷听雨丝浅唱，委婉、低沉，如歌如诉，诉说着昨日，昨日已逝，空余一池碧水，声声叹息！诗人聆听雨打枯荷的声音和心情变化过程跃然纸上。

而诗人“听”到的，又何止是那凄楚的雨声？枯荷秋雨的清韵，有谁能解其中滋味？这单调而凄清的声音更增加了环境的寂寥，加深了对朋友的思念。这首七绝的魅力，就在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隽永情味里，从而联想到听雨的清远、宁静和温馨，富有韵味。正如李清照《声声慢》中所写的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，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”。

秋风起，吹皱了一池碧水。那个深秋，李商隐为了躲避秋雨而投宿骆氏亭。亭子周围水清竹秀，环境清雅，远隔尘嚣，诗人凝视漫天绵绵秋雨，内心感慨万端：身世飘零，怀才不遇，知音远隔……

而此刻最令他惦记的是远在异乡的崔氏兄弟。相思无凭，重城远隔，真是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，怎一个“恨”字了得！他悲喜交集，啼笑参半，感慨万千！因为如此凋零败落的荷叶竟然还能为他带来有规律的天籁之声，安抚他内心深处的孤寂，伴他度过漫漫长夜！真是他此时的“知音”。知音既得，便将一腔愁绪寄托于它，聊慰孤怀。笔致如此深邃婉转，真是情肠百结！

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意蕴绵绵，有着一道说不清说不明的惆怅失落而又惊喜之感，人生种种况味，皆在句里。商隐最是多情之人！出笔低沉婉婉，不忍细味。他的诗里，“隔”字更是敏感之字眼，如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，如他的五言律《风雨》：凄凉宝剑篇，羁泊欲穷年。黄叶仍风雨，青楼自管弦。新知遭薄俗，旧好隔良缘。心断新丰酒，消愁几几钱？

“一叶翠荷霜剪破，半夜秋雨溅珠泪。”正是潇潇秋雨之夜，倾听雨点扑打着窗户而发出的咄咄声啊，我品一杯香茗，捧一本诗卷，拥书静坐，相伴一灯，执笔为文，引发了无尽的遐思。感受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真情，领悟“到黄昏点点滴滴”的孤寂，品味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豪迈，在喧嚣浮躁中恪守一份心灵的宁静。灯光柔和，书香散发着淡淡的墨香，我站在窗前，心中轻吟历史的诗篇，想的仍是对唐诗的感悟，对秋雨的情思。

终于没有抵挡住雨夜的诱惑，我起身走到门外，雨声夹杂着风声，望着纷飞的雨丝，倍感周遭寂静，悠然伸手，指尖触到蒙蒙细雨，真想随着雨儿高歌，可那纷飞的小雨，又带来了我久违的快乐。

秋夜，细雨飘飘，润物无声。灰蒙蒙的天空，清幽幽的大地，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那哗哗的雨声，似乎在奏着一曲动听的音乐。水气弥漫，雾茫茫一片，风雨中湿透了的树干在不停地摇动，树叶随着摇摆发出低吟的沙沙声，不知是树干在呻吟，还是树叶在欢歌。

绵绵细雨落无休，花开为谁红。鉴赏不寻常的情趣与韵味，览胜观奇，乐而忘返，云雾蒙蒙，我漫步雨中，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聆听曼妙的雨声，感受生命的脉动，想象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意境，思绪如雨滴般荡起涟漪，一点点扩散，向着曾经的往事蔓延，那里有悲伤，也有快乐。

有人说，最美的风景不在雨中，而是在屋檐下躲雨。寄情风雨，让人又多了一份忧愁，一份牵挂，一种眷恋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